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五十九回 攬文書借用連環計 掙名氣央題和韻詩

按：一日午後，黃二姐到了黃翠鳳家，將欲噪鬧。黃翠鳳令外場喊兩把皮篷車，竟和羅子富作明園之游，丟下黃二姐坐在房間裏，任其所為。及至明園泡下茶，翠鳳還是冷笑道：「贖身文書來浪我手裏，看俚再有啥法子！」子富道：「耐該應教個大姐陪陪俚。」翠鳳頭頸一扭道：「等俚歇末哉，啥人去陪俚。」子富道：「勿局個哩。」翠鳳道：「啥勿局，阿伯俚偷仔倪個家生？」子富道：「俚家生末動，贖身文書曉得來啖皮箱裏，俚阿要偷？」一句提醒了翠鳳，登時白瞪瞪兩隻眼，失聲道：「阿哟，勿好哉！」趙家姆在傍也是一怔，道：「劃一勿好哩，倪快點轉去罷。」

子富欲令翠鳳先行，翠鳳道：「耐末生來一淘轉去，倘忙撥俚偷仔去末，也好替我商量商量。」當下三人各坐原車趕回家中。一進家門，翠鳳先問：「無姆阿來裏樓浪？」外場回說：「剛剛轉去，勿多一歇。」翠鳳三腳兩步，奔到樓上房間裏。看看陳設器皿，並未缺少一件；再往床背後打一看時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翠鳳蹣蹣道：「難末勿好哉呀！」

子富隨後奔到，祇見皮箱鉸鏈丟落地上。揭開蓋來，箱內清清爽爽祇有一祇拜盒。翠鳳急的祇是跺腳，又哭又罵，欲向黃二姐拚命。子富與趙家姆且勸翠鳳坐下，慢慢商量。翠鳳道：「商量啥嘍，俚是要我個命呀！我就死仔，難末俚有仔好處哉！」子富道：「耐末先拿我個拜匣放好仔再說。」

翠鳳復從皮箱中取那隻拜匣，別處收藏，忽然失驚打怪的喊道：「呸，倪隻拜匣來裏啲！」既而恍然大悟道：「噢，俚拿差哉，拿仔羅老爺個拜匣去哉！」說著，呵呵大笑。

子富聽說，慌問：「我隻拜匣阿來裏嘍？」翠鳳捧出那隻拜匣給子富看，嘻嘻笑道：「俚拿差哉，拿仔耐個拜匣。倪拜匣末倒來裏。」子富面色如土，拍腿說道：「難末真真勿好哉！」翠鳳道：「耐隻拜匣動緊個，俚拿得去也無啥用場。阿敢去變洋錢，俚也無撥場花好變啲。」

子富默想不語。翠鳳乃叫趙家姆吩咐道：「耐去搭無姆說，該隻是羅老爺個拜匣，問俚拿得去做啥？故歇羅老爺等來浪要哉，原教俚拿得來。」趙家姆答應而去。子富終有些忐忑惶惑。翠鳳卻決定黃二姐斷無扣留不放之理。

一會兒，趙家姆回來，見了子富，先拍著掌笑一陣，然後復道：「故末笑話，俚咪還勿曾覺著拿差個呀，倒快活煞。我說是羅老爺個拜盒，難末剛剛曉得仔，默脫哉，一聲閑話響勿出。我末笑得來！俚咪教我帶轉去，我說『勿管』就走。」子富跌足道：「嘍，耐為啥勿帶仔來嘍？」趙家姆道：「俚咪拿得去個末，讓俚咪自家拿得來。」翠鳳接口道：「動緊個，晚歇定歸來。」

子富像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坐不定，立不定，著急得緊。翠鳳見子富著急，欲令趙家姆去催。子富止住，把高昇喚至當面，令向黃二姐索取拜盒，並道：「耐閑話動去多說，就說我有事體，要用著個拜盒，快點拿得來帶轉去。」

高昇領命，徑往尚仁里黃二姐家。黃二姐見是高昇，滿面堆笑，請去後面小房間。高昇日致主人之言，立等要那拜盒。黃二姐道：「拜盒來裏呀，我要搭羅老爺說句閑話。耐動要緊，請坐啲。」高昇不得已坐下。黃二姐喊人泡茶，從容說道：「耐來得正好。我有多花閑話來裏，拜託耐去說撥羅老爺聽。先起頭翠鳳來裏做討人，生意鬧猛得野啲，為仔倪搭開消大，一徑無撥多洋錢。翠鳳贖仔個身末，勿好哉，生意一點也無撥，開消倒省勿來。一千洋錢個身價，勿知勿覺纔用完，難末無法子哉啲！原來搭個翠鳳商量，借幾百洋錢用用，陸裏曉得個翠鳳定歸勿借，跑仔好幾路，俚倒定歸回報我無撥。我想耐翠鳳小個辰光，梳頭纏腳纔是我，出理耐到故歇，總當耐是親生因件，耐倒實概無良心！我第一轉開口，耐就一點情面纔無撥，故末氣得來要死。今朝我也勿說哉，有心要拿俚個贖身文書難難俚。拿著仔俚贖身文書末，喊俚轉來，原搭我做生意。俚倘然再要贖身末，定歸要一萬洋錢啲。再勿靠帳拿差仔，勿是個贖身文書，倒拿仔羅老爺個拜匣。羅老爺是再要好也無撥，生意浪末照應仔倪幾幾花花，就是小個場花也幸虧羅老爺十塊廿塊借撥我用。我勿像是翠鳳個無良心，時常來裏牽記個羅老爺。坎坎曉得是羅老爺個拜匣，我就忙煞個要送得來。不過我再來裏想，翠鳳搭仔羅老爺賽過是一個人，羅老爺個拜匣賽過是翠鳳個拜匣。我末氣勿過個翠鳳，要借羅老爺個拜匣押來裏，教翠鳳拿一萬洋錢來贖得去。等翠鳳一萬洋錢拿仔來，我就拿拜匣送還撥羅老爺。耐轉去搭羅老爺說，教羅老爺放心末哉。」

高昇聽這一席話，吐吐舌頭，不敢擅下一語，回至兆富里，一五一十細細說了。翠鳳聽至一半，直跳起來，嚷道：「啥個閑話嘍，放屁也勿實概放個啲！」子富也氣得手足發抖，癱在榻床，說不出半句話。翠鳳默了一默，歎地站起身來，說聲「我去」，就要下樓。子富一把拉住，問：「耐去做啥？」翠鳳道：「我要去問聲俚：阿是要我個命！」子富連忙橫身攔勸道：「耐慢點哩！耐去無啥好閑話。我去罷，看俚阿好意思說啥！就依俚末，也不過借幾百洋錢末哉。」翠鳳咬牙切齒恨道：「耐要氣殺我哉，再要撥洋錢俚！」

子富即喊高昇，打轎前去。小阿寶迎著，請至樓上先時翠鳳住的房間。黃金鳳、黃珠鳳同聲叫「姐夫」，並說：「姐夫長遠勿來哉。」子富問：「耐無姆哩？」小阿寶說：「來浪來哉。」

道聲未了，黃二姐已笑吟吟掀簾進房，逕到子富面前，即撲翻身磕了個頭，口中說道：「羅老爺動動氣，我搭羅老爺磕個頭，種種對勿住羅老爺。羅老爺個拜匣末，就該搭放兩日，同放來啖翠鳳搭一樣個呀。羅老爺一徑搭倪要好煞，倪阿敢糟塌仔拜匣裏個要緊物事，難為羅老爺？耐羅老爺索性動管，勿怕翠鳳勿贖得去。等翠鳳發極仔，自家奔得來尋我，難末好說閑話哉。翠鳳個人勿到發極辰光，陸裏肯爽爽氣氣拿一萬洋錢來撥我。」

子富聽其一派胡言，著實生氣，且忍耐問道：「耐瞎說末動說說，終究要借俚幾花，說撥我聽聽看。」黃二姐笑道：「羅老爺，我勿是瞎說呀。起初不過借幾百洋錢，故歇倒勿是幾百洋錢個閑話哉。翠鳳無良心，難下去再要無撥仔洋錢，翠鳳生來勿借撥我，我也無啥面孔再去搭翠鳳借。難得故歇有羅老爺個拜匣來裏末，定歸要敲俚一敲哉！一萬例勿曾多哩。前日天，湯老爺拿得來房契阿是也有一萬啲？」子富道：「價末耐來浪敲我哉，勿是為翠鳳！」黃二姐忙道：「羅老爺勿是呀，翠鳳陸裏有一萬洋錢？生來搭羅老爺借。羅老爺一節個局帳有一千多啲，勿消三年，就局帳浪扣清仔好哉。羅老爺阿對？」

子富無可回答，冷笑兩聲，邁步便走。黃二姐一路送出來，又說道：「難末種種對勿住羅老爺，總歸是無撥生意個勿好，用完仔洋錢無法子。橫豎要餓殺末，阿伯啥難為情嘍？倘然翠鳳再要搭我兩個強，索性一把火燒光仔歇作，看俚阿對得住羅老爺！」

子富裝做不聽見，坐轎而回。翠鳳迎問如何。子富唉聲嘆氣，祇是搖頭。問的急了，子富纔略述大概。翠鳳暴跳如雷，搶得一把剪刀在手，一定要死在黃二姐面前。子富沒得主意，聽其自去。

翠鳳跑到樓下，偏生撞見趙家姆，奪下剪刀，且勸且攔，仍把翠鳳抱上了樓。翠鳳猶自掙扎道：「我總歸要死個哉呀，為啥一班人纔要幫俚啲，勿許我去嘍？」趙家姆按定在高椅上，婉言道：「大先生，耐死也無行用啲。耐末就算死哉，俚咪也拚仔死末，真真拿隻拜匣一把火燒光仔，難羅老爺喫個虧常恐要幾萬啲哩。」子富聽說，祇得也去阻止翠鳳。翠鳳連晚飯也不喫，氣的睡了。

子富氣了一夜，睜睜的睡不著。清早起來，即往中和里朱公館尋著湯嘯庵，商議這事如何辦法。嘯庵道：「翠鳳贖身不過一千洋錢，故歇倒要借一萬，故是明明白白折耐個梢。若使經官動府，倒也不妥。一則自家先有狎妓差處；二則抄不出贓證，何以坐實其罪？三則防其燒毀滅跡，一味混賴。一拜匣個公私文書，再要補完全，不特費用浩繁，且恐糾纏棘手。」子富尋思沒法，因託湯嘯庵居間打話，嘯庵應諾。

子富遂赴局理事，直至傍晚公畢，方到了兆富里黃翠鳳家。下轎進門，祇見文君玉正在客堂裏閑坐，特地叫聲「羅老爺」。子富停步，含笑點頭。君玉道：「羅老爺阿看見新聞紙？」子富大驚失色，急問：「新聞紙浪說啥嘍？」君玉道：「說是客人個朋友，名字叫個啥……嚕蘇得野啲！」說著又想。子富道：「名字動想哉，客人朋友末啥個事體？」君玉道：「無啥事體，做仔兩首

詩送撥我，說是上來睇新聞紙浪。」子富嗑的笑道：「倪勿懂個。」更不回頭，直上樓去。

文君玉不好意思，別轉臉來向個相幫說道：「我剛剛搭耐說上海個俗人，就像仔羅老爺末也有點俗氣。拗空算客人，連搭仔做詩纔勿懂，也好哉！」相幫道：「難末拌明白哉，耐說上海客人纔是熟人，我倒一嚇。耐生意海外得來，故是成日成夜，出來進去，忙煞哉，大門檻阿要踏壞。陸裏曉得陌生人耐也說是熟人。」君王道：「耐末瞎纏哉。我說個俗人勿是呀，要會做仔詩末就勿俗哉。」相幫道：「先生耐勸說，上海絲茶是大生意。過仔垃圾橋，幾花湖絲棧，纔是做絲生意個好客人，耐熟仔末曉得哉。」

君玉又笑又嘆，再要說話，祇聽相幫道：「難末真個熟人來哉。」君玉抬頭一看，原來是方蓬壺，即訴說道：「俚哋喊耐俗人，阿要討氣？」蓬壺逕進右首書房，說道：「討氣倒勒緊，耐搭俚哋說說閑話，勸撥俚哋俗氣熏壞仔耐。」君玉抵掌懊悔道：「故例劃一，幸虧耐提醒仔我。」

蓬壺坐下，袖中取出一張新聞紙，道：「紅豆詞人送撥耐個詩，阿曾賞鑒過歌？」君玉道：「勿曾呀，讓我看哩。」蓬壺揭開新聞紙，指與君玉看了。君玉道：「俚來浪說啥？講撥我聽哩。」蓬壺帶上眼鏡，將那詩朗念一遍，再演解一遍，君玉大喜。

蓬壺道：「耐該應和俚兩首送撥俚，我替耐改。題目末就叫『答紅豆詞人即用原韻』九個字，阿是蠻好？」君玉道：「七律當中四句，我做勿來，耐替我代做仔罷。」蓬壺道：「故末生活哉！明朝倪海上吟壇正日，陸裏有工夫？」君王道：「謝謝耐，隨便啥做點末哉。」蓬壺正色道：「耐啥個閑話！做詩是正經大事體，阿好隨便啥做點！」君玉連忙謝過。蓬壺又道：「不過我替耐做倒要寫意點，忒啥個慘淡經營，就勿像耐做個詩，俚哋也勿相信哉。」君玉亦以為然。於是蓬壺獨自一個閉目搖頭，口中不住的嗚嗚作聲。忽然舉起一隻指頭，向大理石桌子上戳了幾戳，劃了幾劃，攢眉道：「俚用個韻倒勿容易押，一歇倒做勿出，等我帶轉去做兩句出色個撥耐。」君玉道：「該搭用夜飯哉呀。」蓬壺道：「勸哉。」君玉復囑其須當秘密而別。

蓬壺踱出兆富里，一路上還自言自語的構思琢句，突然剌斜裏衝出一個娘姨，一把抓住蓬壺臂膊，問：「方老爺陸裏去？」蓬壺駭愕失措，擠眼注視，依稀認得是趙桂林的娘姨，桂林叫做外婆的。蓬壺便也胡亂叫聲「外婆」。外婆道：「方老爺為啥倪搭勿來？去哩！」蓬壺道：「故歇無撥空，明朝來。」外婆道：「啥個明朝！倪小姐牽記煞耐，請仔耐幾塊哉，耐勿去！」不由分說，把蓬壺拉進同慶里，抄到尚仁里趙桂林家。

趙桂林迎進房間，叫聲「方老爺」，道：「阿是倪怠慢仔耐，耐一逮也勿來？」蓬壺微笑坐下。外婆搭訕道：「方老爺就前節壺中天叫仔局下來末，勿曾來歇。兩個多月哉，阿好意思？」桂林接嘴道：「撥個文君玉迷昏哉呀，陸裏想得著該搭來？」蓬壺慌的喝住，道：「耐勸晴說！文君玉是我女弟子，客客氣氣，耐去糟塌俚，豈有此理！」桂林哼了一聲無語。外婆一面裝水煙，一面悄悄說道：「倪小姐生意，瞞勿過耐方老爺。前節方老爺來裏照應，倒囑仔過去。故歇耐也勿來哉，連浪幾日天，出局纔無投。下頭楊媛媛末碰和喫酒，鬧猛得來。倪樓浪冰清水冷，阿要坍臺？」

蓬壺不等說完，就叉口道：「單是個碰和喫酒，俗氣得勢。我前回替桂林上仔新聞紙，天下十八省個人，陸裏一個勿看見？纔曉得上海有個趙桂林末。實概樣式，比仔碰和喫酒，難說哋！」外婆順他口氣，復接說道：「難方老爺原像前回照應點俚罷。耐一樣去做個文君玉，就倪搭走走，啥勿好？喫兩臺酒，碰兩場和，故是倪要巴結煞哉！」蓬壺道：「碰和喫酒末，啥稀奇？等我過仔明朝，再去搭俚做兩首詩末哉。」外婆道：「方老爺，耐末無啥稀奇，倪倒是碰和喫酒個好。耐辛辛苦苦做仔啥物事送撥俚，俚用勿著哋！就勿是碰和喫酒末，有場花應酬，叫叫局，故也無啥。」蓬壺呵呵冷笑，連說：「俗氣得勢！」

外婆見蓬壺默頭默腦，說不入港，望著趙桂林打了一句市俗泛語。桂林但點點頭，蓬壺那裏懂得？外婆水煙裝畢，桂林即請蓬壺點菜，欲留便飯。蓬壺力辭不獲，遂說不必叫菜，僅命買些熏臘之品。外婆傳命外場買來，和自備飯菜一並搬上。

第五十九回終。